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司 馬 文 正 公 傳 家 集

(六)

司 馬 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六)

司馬光撰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家傳正文馬司
册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 者 司 馬 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王永榜劉培慧 潘其璇陳祥聲)

七三八上

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五

格

投壺新格

熙寧五年作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

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鬪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爲散箭。其連中內有貫耳及驥者。其算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

是也。奮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懈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決勝負。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箭謂之驍者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為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算皆負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若兩

橫耳謂箭橫加耳橫壺橫加壺口皆依常算無賞偶然而橫非投者工何足以賞若

倚竿箭斜倚壺口龍首倚竿而箭首正向龍尾倚竿而箭羽正向狼壺轉旋口上而成倚帶劍貫耳不

舊十耳倚竿舊十皆廢其算傾邪險波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奇箭多與之算甚無謂也今廢其算

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算墜地者與不中同

倒中舊百二十倒耳舊不問壺中之算盡廢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

策問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

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為策目矣遂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

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辯之。

賢良策問一首

爲邵興宗作
皇祐四年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爲賢良。文辭之麗爲方正邪。蓋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蹙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密。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捐仁廢誼爲之而不恥。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爲罰。倒直爲曲。冤痛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二者。豈世俗澆僞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

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所未盡，黎庶之病，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毋悼後害，以枉執事。苞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進士策問十五首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皙閒居縱言各陳其志。趙文子觀於九原，以爲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爲人，夫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塗，愛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往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爲不知己，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乂，四岳薦鯀，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曰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然後黜之，而興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舉事與爲，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汎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焉。

問稽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亡慮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荆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咸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

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飲食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虜。發輸滯積。以饋一隅。乃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路。何曩者用民之侈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爲。而得國用。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溥。幸毋讓焉。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而言春秋者。公羊氏亦云。譏世卿。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奧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招搖。建寅。建丑。建子。以爲正月。仰應三光。俯順三統。總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正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爲異見。孔安國以爲建寅爲正。得天之數。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鼎新。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無異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尙書緯。以爲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爲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

節國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賓服。百吏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成。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任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絕先聖之世也。而班固漢書采漢興以來。有金革之勤。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爲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家。僥倖獲封者。爲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降。由丞相得侯者。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變理陰陽之重。而居貫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健將之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棄代。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尙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勾龍邪。湯不祀禹以爲社。而云後世無及勾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規爲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懋明之。

問世之爲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爲之頌。自孔子刪詩。存而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迹之。或違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爲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爲舛駁。非若他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嚼其飴。而徒披猖橫鶩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云。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爲先王謂太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爲太王王季也。且如太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爲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風。又文王之道被於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之風。復何爲繫之周公。召公。皆蠢昧所不識也。二三君子。奧博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說何也。

問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先王所以治羣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云如是。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之道。正直無隱。豈伺人顏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爲辨之。

問春秋始隱之說。誰氏爲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正於廟解之。朝正於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爲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黎來名。而儀父字。其說何也。

樂詞

樞密院開啓聖節道場排當詞

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膺於不運。妙花雨地。輔臣祇奉於仁祠。憑不垢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算。仍修高會。共洽多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夔龍滿座集儒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在。只應近與醉鄉鄰。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崇邱儲粹。大賢名世以挺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大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羣生於富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鼈

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不宣忠力。克壯遠猷。筦樞機而均四時。撫輶鈴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徼福於香城。大啓梵筵。同祈睿算。玉毫珠髻。旣瞻仰於慈雲。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肴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醲於惠風。喜色饒於淑氣。某謬參樂吏。獲對台廷。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戒款仁祠。異花散漫承嚴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紱相鮮金錯落。珮環交映玉葳蕤。乾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卮。

勾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

亮

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闕。天子垂衣御北門。幕府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大漠。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不閉。眷是股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兼人。雄規絕衆。元戎十乘。董銳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清籟。某叨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

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品。鐵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某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府太師。才爲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強仕之時。已登廊廟。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贊熙洽於三朝。保康寧於八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乘小車。尙腰相印。何曾則始爲太宰。石鑒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修。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官鑰。遇唐虞之無事。喜稷禹之得朋。大啓華筵。益祈遐算。提舉端明。惜盛事之難值。慕賢者之所爲。親邀相車。就宴甲第。跪掛芳醕。仰祝椿齡。某不揆荒蕪。敢獻口號。

元勳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閑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曆行開九帙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六

誌一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佗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爲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羣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先帝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

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蝨螟爲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爲師。奢靡爲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爲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府判官。尙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宦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邪。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常塗進之。遂擢爲天章閣待制。拓跋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遷諫議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州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